

葡萄藤

Grapevine

2022 年 8 月第 205 期



你們與這樣受苦的人做了同伴，...
千萬不要喪失那使你們可得
大賞報的勇敢信心。(希 10：33,35)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s://www.chinese-catholic.org>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catholic>

本期目錄

封面設計：以信心與勇氣面對並戰勝疫情的考驗（製圖：王念祖）

ii 主編小語

◆ 甘智岡

神長的話

1 恭喜新鐸 Thomas 神父

◆ 林育明神父

3 迎向後疫情時代

◆ 周 道執事

迎接後疫情時代

6 在風雨中成長的葡萄藤

◆ 王念祖

10 音樂事工的逐漸復甦

◆ 甘智岡

13 疫情下的社會關懷

◆ 陳美卿

18 久違了一復活節

◆ 黃發芳

生活分享

22 黑聖母和聖依納爵

◆ 沈媛宜

25 聖心堂的老教友楊伯伯和楊媽媽

◆ 甘智岡

29 妳愛我嗎？

◆ 李翠婷

靈修天地

33 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 安得樂

36 毛伯伯靈修手記

◆ 毛中甫

談書論畫

39 來自鷹架上的永世之作

◆ 朱嘉玲

☆ 歡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內為原則 ☆
來稿請寄：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輪值主編：甘智岡

校對：朱嘉玲

網頁：楊漪婷

排版：劉珊珊、王念祖

稿庫管理：劉珊珊

新聞：楊治財

廣告：楊治財

經過了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新冠疫情，病毒有流感化的傾向，人們就有和它共存的勇氣。加上施打二和三劑疫苗的人數增加，我們似乎正處在一個後疫情的時期，正如周執事的文章所描述的，所以我以「迎接後疫情時代」作為本期《葡萄藤》的主題。我們的耶穌聖心堂也見證這兩年的改變，在林神父的信心和毅力下，逐漸從完全封閉到有序的開放。在今年復活節前聖週的一連串彌撒和禮儀中，我們真實地感受到教友們參加的人數有了增加，和疫情的影響在逐漸消失中。陳美卿姐妹的大作讓我們回顧這一段過程。

由於王念祖弟兄和《葡萄藤》的弟兄姐妹們的堅持，《葡萄藤》沒有脫過期，準時地交到每一位教友手中，這一份藉由閱讀維繫我們因疫情而散落的教友們的作用是無法估計的。另外音樂事工的恢復有助於增加教友們回來望彌撒的意願，黃發芳姐妹的文章〈久違了一復活節〉生動的描述了這個過程。這都對我們教堂在後疫情時代逐漸恢復美好舊日時光有所幫助。

迎接後疫情時代，人們最希望做的大概是旅遊了，如果有機會參加朝聖之旅，不但有助於身心復甦，也對我們的信德有所增進。沈媛宜姐妹的西班牙巴塞隆納的遊記，描述去拜訪蒙塞拉特聖母（Our Lady of Montserrat）（也稱黑聖母）的朝聖之旅。朱嘉玲姐妹的文章談到她去參觀文藝復興時代著名的雕刻和繪畫藝術家米開蘭基羅在梵蒂岡西斯汀教堂完成的天花板畫及壁畫展。這些名畫讓我想起 2018 年我參加的義大利的朝聖之旅，在梵蒂岡西斯汀教堂看到的米開蘭基羅作品。引發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有機會再去義大利朝聖。

耶穌聖心堂的老教友楊德進和張毓琇（楊伯伯和楊媽媽）的精彩曲折的人生，是我們這些後輩無法想像的。他們從青少年期就生活在顛沛流離的環境，完全靠他們的堅強和奮鬥，創造了完美的一生，在這裡我們見證到了天主的榮耀。

安得樂的大作〈你為什麼捨棄了我？〉，使我回想起在疫情期間，當我得知家人確診了，引起的那種恐慌和絕望，後來是因為默想耶穌的受難，才讓我平靜地接受事實，並坦然面對解決。

從李翠婷的〈妳愛我嗎？〉我們看到一位堅強克苦但也吝於流露親情的母親，在失去了一生的投資所得後，女兒才終獲母愛和親情。天主畢竟是仁慈的，浪子回頭金不換，但如果這位母親不要那麼心硬，世界豈不更美好？

恭喜新鐸 Thomas 神父

林育明神父

全球耶穌會會士分布在 112 個國家，有 2 萬個神職人員，加入耶穌會比加入其他修會困難，要受更長時間的考驗。申請入會者可選擇成為神父或做終身修士，但兩者培育過程相同，不但要取得神學學位，而且還要另修一項科目，並取得大學學士畢業證書。耶穌會士有恭敬



耶穌會的省會長 Tom Greene 神父，在聖秩聖事中為新鐸 Fr. Thomas 覆手

耶穌聖心的習慣，當我們去耶穌會院的時候都可看到耶穌聖心雕像。今年 6 月 26 日在我們達拉斯耶穌聖心堂有位美國耶穌會剛晉鐸的神父 Rev. Thomas Amoris Croteau, SJ 為我們奉獻感恩聖祭。Thomas 神父是在 6 月 11 日在 St. Francis Xavier College Church Saint Louis, Missouri 晉鐸。

他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帶著耶穌聖心的愛上路，用天主愛世人的心代替工作的沉重的十字架，唯有這樣我們才會越走越成聖，因為天主與我們同在。我們感恩是一種天主恩寵的禮物，一種對永生的渴望，那就說明感恩的心靈是我們靈性課程的一部份，需要時時培養我們的感恩心，不論在順境或逆境，這樣才能真正懂得生活的意義。只有抱著感恩的心去生活，在心中充滿著愛的浸潤，才能感到生活的真諦。一個懂得感恩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人生的價值；而不知感恩的人，他是永遠都不會滿足，是一個永遠不會喜樂的人。他整天只會嫉妒別人，怨天尤人，只想著自己的利益，只顧自己的需要，從不關注自己每天享用的一切事物是從那裡來的。其實，他每天的生活都在仰賴著別人的奉獻；沒有別人的奉獻，他就沒有便利和快樂。相反的，他應該懷着感恩的心去看待生活的種種，只要心懷感恩，他就會快樂和滿足。

過去四年，Rev. Thomas Amoris Croteau 在達拉斯耶穌聖心堂服務。他的生活既豐富多彩而又充滿挑戰，同時也是帶給他更多人生感悟和生命持續成長進步的寶貴歷程。這四年時間，他在堂區協助牧靈工作，學習語言，

在教區「打補丁」。最近的三年來，他到加州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學習神學。他總是以一位耶穌會的會士身份出現在不同的場合和境遇中。其中的喜樂、欣慰、開心，溢於言表，當然也充滿挑戰、困惑、痛苦和無奈。然而帶給他最大進步和成長的又恰恰是這些因素，而且它們最終也轉化成了平安、喜樂、欣慰、開心的靈果。

感謝天主，雖然困難，但靠着天主的恩寵助佑終於生存了下來。其實不僅是生存，更在生長。越是逆境，越堅定了我們的信心，越對大公天主教會有了更深的認識和歸屬感。但我們有時候總覺得不爽——為什麼我們要活得如此壓抑呢？有耶穌的話緊隨而來「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瑪 16:24），「在你們之前，它（世界）已恨了我…也要迫害你們。」（若 15:18,20）最後，主的話語總能戰勝一切困境。感謝天主多年來對他的保守引領與看顧。

感謝耶穌會對他十多年修道生涯的培育，感謝修院培育他的老師們，也感謝曾經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接納陪伴他的弟兄們。

我們達拉斯耶穌聖心堂的教友們為 Thomas 神父祈禱。我們相信在感恩、感動、感懷和感嘆的同時，也把 Thomas 神父今後繼續交托在天主仁愛與上智的手中，求主帶領他亦步亦趨的在聖德的路上前行。



6月26日 Fr. Thomas 在我們達拉斯耶穌聖心堂為我們奉獻感恩聖祭

特此感謝本期收到的捐款：

呂昕、王雅嫻夫婦	\$100
周國棟、劉穎鳳夫婦	\$100
朱伯伯（彰德）	\$100
Losa Fanning 姊妹	\$200



迎向後疫情時代

周道執事

我敢肯定我的感受不是獨一無二的。這是發生在 2021 年 1 月的事，當時疫苗剛剛開始推出，預約很困難。我在我的電腦前蹉跎了好一陣子，才在網上完成了報名。我還記得，那時候，在預約好的時間段，開車到達拉斯西南醫學中心，排了將近一個鐘頭的隊，總算接種了我的第一劑疫苗。當時我還帶著一絲忐忑不安和夾雜著些許輕鬆地感覺，離開了醫院。儘管我們仍然對新冠病毒感到陌生和困惑，但至少對感染可能性的降低和對死亡恐懼的擔心，減少許多。我記得那時候，開車在車輛稀少的回家路上，確實感覺到，這個世界真的變了。

新冠病毒除了傳染力強，死亡及後遺症的威脅同樣的讓人害怕。然而因著疫情的緣故，造成了鎖國封城的隔離，百業經濟的蕭條，貿易交流的停頓，更可怕的是，人與人之間，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建起了一道恐怖的陰影和無形的隔閡，它在公衛危機當中，暴露了人性在害怕中的軟弱，以及它所產生的一些奇怪自私的防疫行為。

從這趟新冠疫情的發展上來看，清零與共存這兩大應對的主軸對於各國航空及海洋的交通運輸，旅遊餐飲與勞力密集的製造業，還有各國的政經走勢，全球產業鏈的重整，經濟蕭條與通貨膨脹的威脅，以及與生活發展等息息相關的科技層面，都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

現在新冠疫情在西方國家當中已經逐漸減低，在迎向後疫情時代的思考中，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一、新冠疫情給了我們什麼樣的教訓？

雖然新冠疫情在西方國家當中已經逐漸減低，但對封鎖中的台灣和清零的大陸，疫情的威脅仍然在加劇當中。美國這裡，人們已經近乎無視新冠肺炎的威脅。在決定與疫情共存的同時，一度沉睡的城市早已陸續解封，人們開始摘下口罩，試圖走向正常的生活。然而，不可諱言，這個回歸的步調已經不再是我們以前所熟悉的了。有的人失去了親友、有的人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工作，有些想要復甦的公司行號，商場店家，更是無法招聘到

想要的員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不同了，全球政經的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中，地緣政治與經濟的威脅，使得俄烏戰爭的開打早就超過了百日。面對美國與歐盟的經濟制裁，俄、中、印度彼此之間的勾心鬥角，還有冷戰思維的外交政策更是越演越烈。就連歐盟內部各個成員國之間，也都各自拿起自己的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疫情期間，最讓人可悲可嘆之處，就在於大國之間的博弈，完全是以自身的利益和人為的算計為主，天主遠遠地被拋棄在腦後。在這個後疫情時代，就連個人也是如此。大家在不定性的顧慮當中，如果再不以天主為重心，無論是個人或者國家，明天過後的挑戰，都將會更顯得艱鉅萬分。

二、我們從疫情當中學到什麼？

見微知著，因著疫情，我們就先從個人方面來看看，我們能夠學到什麼：

1. 在不確定當中，盡量保持自重與尊重他人的意願，不隨便說長道短，更不要造謠生事，製造混亂。「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箴言 12:18）當我們再遇到類似疫情的危機時，要有深思熟慮、確切和及時的良性溝通，並且祈求天主賜給我們良好的溝通技巧、所需的智慧和資源，而非在自己的恐懼之下，胡亂的散布一些不實的假消息，作出相反愛德的事情。
2. 身、心、靈的健康最重要。保持個人的健康，不生病，是避免造成別人負擔的最好方法。
3. 過一個祈禱和簡單的生活。盡量避免無謂的交際與應酬，這是避免疫情傳播的最好方式。

為教會而言，這次疫情對教會也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包括參與彌撒人數的減少、對教會奉獻的金額也減少很多、許多事工方面的服務幾乎找不到人力，各種平常的聚會活動也被迫取消，在後疫情時代，這些恢復，都需要很長時間一步一腳印的努力。

正因為疫情的關係，許多教會或多或少，主動與被動的經歷了更新與轉型，開始學習及運用網路和媒體，嘗試作出一些不一樣的線上聚會及牧靈工作，並且經由媒介的力量，開發出一條嶄新的福傳道路。

為國家社會及世界而言，保持公共衛生，確定基礎建設，醫療防護的部署與準備，疫苗醫藥的研製與開發，相關政策的制訂與整合，還有它們的執行與推動，統統都須要懷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以愛德作為運作的基礎，打造出一個疫情後的新世界。

三、後疫情時代的因應與展望

可想而知的是，後疫情時代再也不可能回到跟疫情以前一樣的生活模式了。疫苗的接種，新藥的配置，人與人之間間隔與距離，相互之間的互動等等都將有新的模式出現，然而，無論如何變化，讓我們都能夠牢記聖保祿宗徒在《致斐理伯人書》中所說的：



：「你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在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心，向天主呈上你們的請求；這樣，天主那超乎各種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穌內固守你們的心思念慮。」（斐 4:6-7）

新冠疫情暴露了許多人的弱點，同時它也使我們看見許多人的需要。我們要如何改進我們的弱點，幫助別人的需要，這是我們在後疫情時代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因此，建立健全的制度，善用傳播媒體的力量，分享可靠的資訊和有效的應對方法，不失為一種幫助對抗疫情，並且減低恐懼傳播的方法之一。我們同時可以發揮愛心，對那些求助無門，或者對政府及非政府組織所提供的援助一無所知而身陷困境的人們適時的伸出援手。我們若有能力，應主動結合個人，教會，團體，及社會國家的力量，為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可靠的資源，並做出恰當的申請與分配。

最後，無論疫情也好，天災也好，各種艱難困苦都好，我們都不要害怕，更不要因為害怕，反其道而行，造成不必要的人禍。要知道《依撒意亞先知書》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在一起；你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天主；我必堅固你，協助你，用我勝利的右手扶持你。」（依 41:10）

願天主永遠接受讚美。阿們！



在風雨中成長的葡萄藤

王念祖

五月下旬的某個主日的彌撒前，我懷著「罪惡感」地穿梭在門口大廳及聖堂內。我愧疚，因為在教慕道班時，我總是勸告大家，參加彌撒要提早到聖堂內坐下，安靜心靈準備，祈禱或默想當日的讀經，而此時我卻忙碌地要趕在彌撒開始前將剛出刊的六月份《葡萄藤》一本、一本地送到當日出席的每個教友家庭手中。

四年前接任大傳組的工作後，每期《葡萄藤》出版時，我都蕭規曹隨地將此刊物放在教堂前廳桌上，由教友自取。剩餘的，則拿到各大華人超市，擺放在免費贈送刊物的架上。兩年前（2020年）的3月中，因為新冠疫情爆發，州長下達了「居家令」後，我望著剛從印書商取回的2020年四月號《葡萄藤》，計算了一下，教堂關閉了，超市也不宜擺放，除了固定郵寄給外地教友的十餘份外，還有一百多本刊物，真不知要如何處理。

除了「滯銷」之外，我面對的另一個難題是，要如何讓這份刊物繼續下去。按這幾年建立起來的作業程序，當期《葡萄藤》出刊後，就要開始籌畫下一期的事務。教堂關閉後，讓本來已經相當挑戰的協調、邀稿等任務，更形困難。這些年來，因為外在大環境的改變，台灣及北美華人教會出版的信仰刊物，偃旗息鼓的不在少數，我也偶爾聽到「減刊」，甚至「停刊」的建議。面對疫情的衝擊，我沮喪地想要「從善如流」，但心中總有一個小聲音，叫我不放棄，特別是在這因為居家隔離而使堂區團體難以凝聚的時刻。徵詢了大傳組的工作夥伴們，大家一致表達，縱然疫情艱困，仍願繼續我們的使命。

拿出已經有些過期但沒有更新的堂區通訊錄，我將每個家庭的住址，都輸入《葡萄藤》的郵寄名冊中，除了某些沒有通訊地址的失聯教友、不

會看中文的家庭、以及曾經向我表明並「保證」他會在網路上閱讀電子版的人外，我也以電話與少數我知道已經搬遷住所的朋友確認了他們的新址。為了節省郵資，我還規劃了一個在我能力範圍內可以自去送達的路線。我的願望是在疫情中，以這「土法煉鋼」的方式，讓《葡萄藤》將天主的愛情帶到每個教友的家庭中。

教堂逐步開放後，每逢雙月《葡萄藤》發刊時，一則由於防疫的考量，再則由於教友出席頻率的不穩定，我沒有恢復將《葡萄藤》放在前廳請大家自行拿取的方式，而是在主日時，以「實名制」（套句台灣官方防疫的流行術語）的方式將刊物送到出席彌撒的教友手中。發刊後兩星期，再按名單郵寄給其他未能來教堂的人。剛開始時，我選在英文及中文彌撒結束後發送。後來因為參加主日彌撒的人數日漸增多，在彌撒後，我來不及「圍堵」及登記要離去的人群，就只能選擇在彌撒前忙亂的發送，並在彌撒後「追捕」少數因故在彌撒開始後才到達的人。

有人可能質疑，現在大部分教友都會使用電腦網路，可以在堂區網頁上讀到《葡萄藤》，為何仍要發行紙本刊物？因為我這個大半生在電腦業打滾的退休軟體工程師深知，在這資訊過度爆發，一味追求輕、薄、淺、短或搞笑的網路文化時代，若只用電子郵件通知大家《葡萄藤》已出刊上網，效果將是微乎其微。即使這定期發出，沒有一點溫度的 email 僥倖未被當作是垃圾信件刪除，如果收件人當下沒有立即點擊連接進去閱讀，馬上就會被其他信件淹沒。就算當下進入網頁看了一下，除了特別有心的人外，過後再記得回頭去看的，恐是鳳毛麟角。然而，有了紙本，即使只是被隨手丟放在茶几或桌面上，被全家人「隨興」翻閱的機率，絕對會大為增加。就算被當作「廁所文學」閱讀，也不枉費編者、作者文字福傳的苦心了！

也有朋友善意的建議：現在教友漸漸回來了，疫情的顧慮減輕，何不恢復以前的做法，將刊物放在前廳請大家自取，就不用再如此費事。我笑答，因為第一、親自分發可以「強迫推銷」。過往的經驗告訴我，放在大廳桌上，在匆忙來往的人群中，很容易就被視而不見。第二、用「實名制」紀錄的方法，可以避免重複拿取的浪費。以前常發生的情況是家中兩人可能都各自順手拿了一本，或是隔了一星期忘記已拿過。第三、可以避免「遺

珠之憾」。以前常有的情況是，有人因為出遊或其他原因隔了一陣子沒進教堂，也就錯過了拿取的機會。

老實說，在這件事上，我確實懷著一點私心。身為一個不擅社交，朋友無幾的宅男，我珍惜每次將《葡萄藤》交到各人手中時，那幾秒鐘短暫的人際接觸，即使我們之間的對話也許只有「葡萄藤…」、「謝謝！」幾個字。常有朋友問我，「從來沒看過你與某某人（或某些人）交談，但你怎麼好像對他（們）很熟悉？」我沒有說出的秘密是：當我沉默地發出每一本《葡萄藤》後，在紙上記錄這位朋友的名字時，或當我在為每一本《葡萄藤》貼上郵寄地址時，我總會在心中默念他們的名字，祈求這本刊物帶給他們天主的祝福。

感謝眾位同工兄姊的合作努力，這兩年來，《葡萄藤》在嚴峻的疫情中不但從來沒有停刊，也從未發生脫期或延期的事故；在內容、編排、與品質上也不斷地追求更上層樓。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有多位堂區的兄姊主動將《葡萄藤》推薦給他們外地的親友，使這份刊物的發行不僅擴及外縣市及外州，更遠達台灣、大陸、及加拿大等地。在網路上，也常有未曾謀面的讀者在堂區的臉書（Facebook）專頁留言，給我們鼓勵，讓我深感，雖然文字事工是條寂寞的道路，但我們絕不孤獨。



隨著疫苗施打率的普及，疫情也相對減緩，主日彌撒出席的人數也漸漸增多。教堂剛重新開放時，一期《葡萄藤》只能在主日彌撒分送出三、五本。分發四月號《葡萄藤》時，我送出了十二、三本。六月號出刊時，我帶了三十五本到教堂分發，但我知道自己總是過於樂觀地高估。然而，當我發現自己手中只剩下兩本，而仍有多位教友陸續進來時，雖然懊惱沒有多預備幾本，但卻滿心歡喜，因為，「春江水暖鴨先知」，我見證了教堂「復甦」的景象！

再十分鐘，彌撒就要開始了。回首看到朱伯伯不知何時已坐在他慣常坐的角落。我趕快趨前，要將手中最後一本《葡萄藤》送上給朱伯伯。認識朱伯伯這位內斂安靜的長者很多年了，但除了點頭問候外，平時幾乎沒有真正與他交談過。朱伯伯看到我走近，急忙地搜尋口袋。頃刻間，他拿出一個紅包，沒說一句話就塞進我的掌心。我錯愕了片刻，始會過意來，只說了聲「謝謝」，就慌忙地回到座位，等待彌撒開始。

紅包內，一小張便條紙上簡單地寫著：「為葡萄藤」。看到署名「XX X」，我了解這位謙遜的長者不願具名的意思而不禁莞爾。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葡萄藤》何其有幸，從德州、加州、紐約、費城…到台灣、大陸，有這麼多散居各地，可敬、可愛的「寶」！他們永遠是《葡萄藤》最忠實的讀者，也是最靜默的愛護者。



彌撒中聽到神父呈獻餅酒時唸的禱文：「上主萬有的天主，我們讚美你，我們將葡萄樹和人類勞苦的果實——葡萄酒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料。」一股暖流頓時流過心中，想到主說的：「正如枝條若不留留在葡萄樹上，憑自己不能結實。」（若 15:4）我想要大聲呼號：「願天主永受讚美！」



音樂事工的逐漸復甦

甘智岡

2020 年的新年晚會是我記憶中最後的一次無憂無慮大家歡聚一堂的時光，在往後的一箇月中，疫情就在我們的社區傳了開來。三月裡，附近的學校、市活動中心、餐飲業關門的關門，歇業的歇業。不久，彌撒也沒得望了！每星期日只能在電視上望主教座堂的彌撒轉播視頻。七月初先是女兒 Yvonne 從瑜珈老師那裡傳到了病毒，有點咳嗽，躺了一兩天，她就復原了，自我隔離了七天又上學去了。不久我太太有了情況，她開始有 99 度低燒的現象，去做了檢測，診斷為陽性，幸好她是輕症，但是她還是在做第二次檢驗時才被診斷為陰性。我覺得我也可能傳到了，我的症狀更輕，我只有發一天的燒。我是在院子裡修樹時，一時腿軟，從梯子上摔倒下來，我才驚覺自己已中鏢了。我只休息了一天，又可以幹點活。感謝天主，我們是有驚無險度過了難關，而且又多多少少獲得了一些免疫體。

在 2021 年我們開始打疫苗，第三劑打完，才感覺比較放心。我們開始參加上午乒乓球的活動。這年的某一天，聽到有人說我們教堂開始有實體的主日彌撒可參加了。我開始半信半疑地來到教堂參加了主日彌撒，發現一半的椅子是貼了封條的，座位也需要至少隔一個，不能緊挨著坐。彌撒的答唱詠和福音前的歡呼詞都是用唸的，其他彌撒曲和進堂、奉獻應有的領唱更不用說了，只有沉默。在彌撒結束出堂前，林神父會帶頭唱一首無伴奏的〈請求瑪利亞〉，然後神父和輔禮才默默地出堂。我也默默地接受這個新現實。有一次在彌撒後碰見了莊祖琪姐妹，她說很開心參加了實體彌撒，但又補充了一句：「如果有音樂就更好了」，我只有報以苦笑。某一個星期天，許慧敏姐妹和我說我們教堂要逐漸恢復主日彌撒的音樂事工，但她自己很忙，常常週日都不在城裡。我想了一想，覺得責無旁貸，只好自己扛了起來。她寄給我過去甲、乙、丙三年的全部經文、答唱詠的頁數，和每個主日的進堂詠、奉獻曲、領聖體和出堂詠的歌本頁數。我就開始安排下一年的彌撒音樂事工。那時候我們決定是從 2021 年將臨期的第一主日開始逐漸恢復我們的音樂奉獻，在 10 月 5 日我寄出了 2022 年的音樂事工表，給我們教堂過去的音樂同工們。我的第一封信是如此寫的：

迎接後疫情時代

「親愛的音樂事工們：

由於疫情的關係，即使教堂的主日彌撒恢復了一陣子，音樂還是沒有配合上去。感謝天主，最近疫情好像又漸趨平穩。

我希望我們可以從今年將臨期開始，逐漸恢復我們的音樂事工。將臨期第一主日是11/29，如果我們能從這一天恢復我們的領唱。我們就可以慢慢地恢復到一切正常。

如果我們有一位領唱和一位司琴站在前面，應該可以保持安全距離。如司琴和領唱都戴口罩，那就更沒有問題。如果用麥克風，即使戴口罩，仍然可以聽得清楚。

我建議我們剛開始，答唱詠用唸的，彌撒中就唱彭神父作的彌撒曲，再加四首歌（進堂，奉獻，領聖體後，和出堂）。請大家踴躍



復活節彌撒中唱答唱詠



聖神降臨節彌撒的新領唱員謝達德

參與我們的行列。目前我們不要考慮領聖體後第二首歌。希望疫情會逐漸消退，我們能早日恢復到二領唱二司琴的盛況。

主佑平安

甘智岡」

不久黃發芳姐妹就拔頭籌，志願擔任一月份的領唱。她一開始就唱答唱詠，所以立下了規矩，從此答唱詠就用唱的。呂昕也簽了二月份，陳立予簽了三月份，我們似乎是恢復到正常情況，不再是參加無歌聲的彌撒。

今年的復活節前的聖週，由於房雅儒姐妹、黃發芳姐妹和劉貞妮姐妹的不畏勞苦，在我們教堂從疫情逐漸復甦的情況下，鼓舞了人心，也吸引了更多的教友回教堂來參加彌撒。

雖然新冠病毒一度肆虐，但終究不能戰勝人類求生存的意志，感謝天主，讓我目睹和感受這一個過程，我們現在雖然仍然沒有足夠的人力可以擔任「領唱二」的任務，但是基本上我們領唱的日程已排到年底，再過不多久，我們就要寄出 2023 年的領唱和司琴的音樂事工表了。同時我們也發掘和培育新人才，譬如領唱的謝達德和司琴的陳育華都是年輕的一輩，在可見的將來，他們將是我們教堂音樂事工的主流。



音樂事工的新血：謝達德領唱，陳育華司琴

疫情下的社會關懷

陳美卿

2020 年的一月回台灣過農曆年，原本是喜樂的節慶，但那個春節在台灣卻是過得忐忑不安，歡樂的氣氛被一股濃濃弔詭的恐懼所瀰漫，因為中國那時正在爆發台灣當時稱為武漢肺炎的疫情，台灣因與中國互動頻繁，各國的公衛專家都預測台灣將會成為下一個重災區，所以在一月中下旬台灣就已經風聲鶴唳，大家都在緊張的氣氛中生活。二月初我搭長榮班機回美，長榮航空已經規定全程除了吃飯之外，必須戴上口罩。想不到，到了美國休士頓入關時，機場居然一派輕鬆，沒有任何的把關，那使我以為可能這病毒不會蔓延到遙遠的這裡。正常的生活一段時間後，三月初已被正式稱為 COVID-19 的疫情才在美正式登場。三月中，美國各地開始展開封城的措施，除了必要的工作人員可以外出工作外，其他的人都得就地避疫；上班的在家上班，學生也逐漸改在遠距上課。活到這個年歲，這樣的生活風暴第一次襲擊了每一個人，變成了自己生活的日常。剛開始時，心裡真是五味雜陳，感覺有如「多少恨，昨夜夢魂中」的不真實；但為了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的權益，我儘量的遵守規定，過了將近一年居家避疫、與人保持距離、幾乎足不出戶的日子，連買菜購物都是網上訂購，請派送人員遞送到家門口。就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主日彌撒，亦在主教寬免可以神領聖體之下，也都在家裡網上望彌撒。

在這疫情肆虐的結果下，有人染病，更有許多人失去工作、放無薪假，生活頓時失去依靠，尤其令我最擔心的是那些可能連積蓄都沒有的年輕人。每天看到新聞播報在每個 food bank 蜿蜒排隊領取食物的隊伍，都讓我心裡充滿著糾結與不捨，不知道外面這樣的人有多少？我也非常感恩自己可以安全的躲在家裡避疫，但卻也非常擔心那些無家可歸者，缺乏食物的小兄弟，不捨他們要受多少風霜雨露和飢餓的痛苦。我每天反省著在這樣社會動盪不安的時刻，我們基督徒能為這個世界做什麼？我想到教會在時代的動盪與變遷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遠在舊約時代的先知們，就把正義和憐憫視為社會關係的核心價值，並不斷的教導當代人「人人皆兄弟」的理念，特別呼籲當代人重視弱勢的族群，像窮人、外邦人、寡婦、孤兒和受難者。「你們應該洗滌，應該自潔，從我眼前革除你們的惡行，停止作孽，學習行善，尋求正義，責斥壓迫人的人，為孤兒伸冤，為寡婦辯護。」（依 1: 16-17）而耶穌更親自教導我們：「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

相愛。」（若 13：34）教會對社會教化的影響就如十八世紀晚期，工業革命與自由經濟主義聯手改變了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與價值。當時廣大的勞工集中於城市，工人受到資方不公平的對待，完全任由他人宰割，這許多不公義的事激發當時基督徒的思考與行動。於是，天主教會提出許多直接的援助，嘗試解決當時社會的這些新問題，教會直接的幫助窮人、開辦貧民醫院、學校、慈善機構等。

逐漸的我感受到天主懇切的召喚著我們，我們不能只是坐困愁城，除了祈禱外，這應該是我們基督徒為這些小兄弟負起一些社會責任，實際的將天主的愛分施給他們的時候了。於是，關懷組做了兩項計劃：

其一，是呼籲教友捐款給達拉斯 St. Mark 教堂轄區下的 St. Vincent De Paul 基金會。它是天主教的一個慈善機構，專注於以下的服務：1.提供庇護居所。2.幫助窮困者支付其無法負擔的水電帳單及房租。3.提供食物給需要的人。我覺得它是當時很能夠幫助那些無家可歸或飢餓者需要的機構。所以，我要求家人與我先將美國政府發給我的那一筆緊急紓困金全數捐出，因為我相信有更多的人需要這筆錢救急。

其二，我們邀請大家捐款，買口罩捐給需要的單位。那時口罩奇缺，我們想盡辦法，終於找到一個管道，由紐約買到一些口罩，可以送給需要的單位。拜今日科技發達的方便，我將這項邀請放到我的 Line 群組，教堂的電郵系統通知大家。不多久，陸續的有些人認捐，有些人直接將捐款寄給我；我們總共募得 2100 元，買了 60 盒外科手術口罩，大部分捐給醫院，小部分捐給警方。感謝天主，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藉著這個行動，我們團體在疫情下把基督的愛伸展出去。

在疫苗尚未開發出來的時候，我們還是戒慎恐懼的按照疾管局的指示生活。日子一天天過去，直到 2020 年底，疫苗終於開發成功；大家開始忙碌於登記施打疫苗的機構，興奮的以為這樣的日子就要過去，我們很快就可恢復正常生活。我和先生在二月初和三月初各施打了一劑莫德納疫苗，開始恢復外出購物和偶爾跟朋友們在公園見面、聚餐的生活。想不到美國的疫苗接種因為各種對疫苗不利的傳言，令疫苗的接種率一直升不上來，加上病毒不斷變化，疫苗的免疫機制時間有限，讓久違的正常生活遲遲沒有真正的到來。因此，2021 年基本上我們都還是在網路上望彌撒。直到達

拉斯主教宣布，於 2021 年的 11 月 28 日起，撤銷因疫情可以在網上望彌撒代替到聖堂參加彌撒的寬免，我們才開始恢復主日到教堂參加彌撒的生活。

近三十年來，聖心堂關懷組在每年的聖誕節都會募款給達拉斯的仁愛修女會，幫助修女為達拉斯南區的弱勢族群準備聖誕禮物。因疫情關係，2020 年修女們停止這項活動。回到教堂之時，離聖誕假期只有一個月了，心裡記掛著這件事，即便當時仍生活在種種的不便之中，但我們覺得今年應該恢復這項活動。我立即跟修女聯絡，提議今年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準備禮物，經過討論，我們決定以一家送一張 25 元的 Walmart 禮卡的方式分送禮物。那時回教堂的教友還不多，每星期大約四、五十個教友來望彌撒，心裡盤算著若能捐到 100 張禮卡就算不錯的成績了。想不到我在彌撒後宣布，並將此活動訊息放在 Line 群組和教堂電郵系統，不到兩個星期，我們竟募到了 195 張 25 元的禮卡，遠遠超出我的預料，心裡真是感恩天主在這樣困難境況中的降福！最令我想不到的是，本來以為最簡單的方式，後來竟讓我到處奔波，因為大多數人都用捐款的方式，讓關懷組統籌去購買禮卡。沒預料到 Walmart 的禮卡在每一間店面，每天一個人只能購買一定的數額。為此我花了兩天跑了數家的 Walmart 才買到足夠的禮卡。這樣的奔波，雖然勞累，但心裡卻充滿了喜樂，因為知道耶穌陪著我，也清楚感受到能夠服務真是天主的恩賜。

這樣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生活過了將近兩年，時序來到 2022 年的四旬期；美國經過幾波病毒的肆虐後，Omicron 的高峰期一過，與病毒共存的觀念已然成熟，大家幾乎開始恢復正常作息，但我知道原本每年復活節舉辦為弱勢團體募款的園遊會活動還是不可能舉辦，因為疫情尚未完全平穩，這樣大型人潮聚集的活動，還是會需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正在思考復活節該如何募款，和今年要選擇哪一個基金會幫助哪一個弱勢團體之時，2 月下旬俄烏戰爭一夕間突然爆發，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疫情之後，整個世界因疫情的擾亂，已經騷動不安，俄烏戰爭更讓世界的動盪雪上加霜。通過網路、電視新聞播報的畫面，戰爭的殘酷都毫無保留的呈現在我們眼前。看到烏克蘭國內到處斷垣殘壁，人民流離失所，四處逃竄，讓我不禁感嘆：人啊人！我們的心硬究竟要將耶穌的心刺傷到什麼程度，才肯放手？於是，關懷組決定這一次的復活節將舉辦撿蛋的活動來募款，所得的款項

全數捐給「Aid to the Church In Need (ACN)」基金會來幫助烏克蘭的難民。這個基金會與烏克蘭已有 70 年的關係，它也是隸屬於羅馬教宗管轄的基金會，所以我們對它非常信任。

我們的募款來源來自兩個活動。其一是復活節當天 11 點的中英文彌撒後我們舉行撿蛋活動。今年的這個活動跟往年比較不一樣。以往的撿蛋活動我們不收費，僅止於小孩參加。但今年我們鼓勵家中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來參加。一家四口之內的票價為 25 元，之後每加一人多收五元。其二是抽獎活動。不參加撿蛋活動的人，我們鼓勵大家將對烏克蘭人民的關心化為行動，伸出援手捐款為烏克蘭的人民奉獻一份耶穌所說的「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為我做」的心力。捐款超過 150 元的人，可以參加抽獎，我們準備好五個非常好的禮物讓大家選擇參加哪一項禮物的抽獎。讓我很感動的是許多捐款超過 150 元的人都把抽獎的機會讓給別人。



就這樣短短的幾個星期，我們募到了一萬一千多元，悉數捐給了烏克蘭的難民。

我一直很喜歡福音中「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故事中，耶穌對法學士的教導。法學士問耶穌如何獲得永生。耶穌反問他說：「法律上記載了什麼？」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耶穌向他說：「你答應得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

（路 10:25-28）這一段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故事，在短短的對話中，「做」這個字出現了很多次。這清楚的告訴我們，要得永生，不是只靠消極的「知道」，而是在於積極的「行動」。「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雅 2:17）基督使徒的使命就是將耶穌基督所親自教導我們的真理身體力行，在日常生活中將耶穌的愛傳揚給需要的人，我相信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深刻的體會過「施予比領受更為有福。」的喜樂（宗 20:35）



久違了一復活節

黃發芳

自從 2020 年的三月中後，由於新冠疫情的衝擊，我們都被迫遠離了人群，兩人伴著電視機孤獨地，過了個冷清的復活節。起先，我們以為最多就一年，但到了 2021 的春天，疫情還是沒啥起色，這讓人覺得相當的氣餒。於是，老公萌生了要辭職的念頭。結果，這一年的復活節，我們忙著為臨退休前做準備，全家看著電視播放彌撒度過。然後在四月十五日，老公正式從職場上退休了下來，沒想到，他竟滿血地復活了。他人生最渴望完成的事，竟是看電視追劇。他說：還在上中學時，就想著看電視，可是因了升學的壓力，家裡管他很嚴，不准他看電視，每回經過電視機旁，總是要偷瞄一眼，不想，這竟成了他一生未完成的心願。終於，他不用再參加考試，不用再為生活忙碌，所以想的就是扒著電視看。他還有個眾所周知的愛好，就是旅遊，計劃出遊也成了他的日常。兒女都笑他，都退休了還離不開他的電腦和書桌。

說來也巧了，在老公退休後，教區也開放了教堂參加彌撒。於是，星期天我們開始接觸人。大家的危機意識都非常地高，口罩戴緊緊，座位坐遠遠，諾大的教堂裡只有教友十幾位。雖然如此，彌撒後教友們之間的熱情，卻更勝以往，逼得神父都不得不趕出人出教堂。我們這些教友們像極了放學後被老師趕回家的學子，嘻嘻哈哈稀里呼嚕地各自上車，過回自己的日常。

彌撒一直就由神父主祭，執事輔祭。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執事在領聖體後就開始了清唱聖歌，幫助我們靜心祈禱。但好景不常，十月初執事就調離了堂口。於是，將臨期甘智岡弟兄就開始了彌撒中的領唱，讓平淡的彌撒有了音樂，主日彌撒才漸入佳境。但是，百廢待興，因疫情造成的影響，最大的問題就是人



力，原先的司琴們更因了各種原因，而無法出席彌撒，所以可用的司琴就更有限了。我頂下了今年一月份的領唱，無伴奏。沒想到三台彌撒後，意外地出現兩位天使司琴，幫忙解決了後面三台彌撒的困境。為此，我們衷心地感謝讚美天主。到了二月，輔祭也開始上了軌道。彌撒聖祭裡，終於因了教友的參與，豐富起來了。新手領唱員房雅儒姐妹，熱心地接下了四月的領唱，但她不知道的是這中間的禮儀不同以往。於是，在與她及甘哥的交談中，我又接下了聖枝主日，聖週四，五和復活節前夕彌撒的領唱。誰知？這會兒竟是自己高估了自己。中英合併復活節前夕的彌撒領唱員，只有我一人，要領四首答唱詠，因為英文彌撒沒有領唱員。於是，找了敏英姐陪我加強練習。終於我體驗到了寶刀已老，記憶體已滿的狀態。對於學習新的歌，這腦子實在不好使。於是，就動起了在奧斯丁女兒的腦筋。

女兒體貼的在聖週三下班後，就趕回來了。聖週四我們於晚上七點就抵達教堂，老公忙著輔祭事宜，一進教堂就和我們分道揚鑣。我和女兒進了聖堂，見著司琴，她卻和我們反應她少帶了琴譜。於是，女兒成了我們最好的助手，她幫我們跑辦公室印譜，掛彌撒曲目，裝檯燈，比我們練唱的人還忙。我暗自慶幸自己的自知之明，才不致讓我們在這個節骨眼上手忙腳亂。當晚濯足禮結束後，進入聖祭禮儀，坐在中間的老美教友，帶頭跪下，後面的教友也跟著跪下，眼看著大家都陸續下跪，我趕緊看了下輔祭，原來輔祭也跪

下了，心想那就是「我該跪沒跪」，於是我悄悄地向後退，趕緊跪下。不想立刻就要唱天主經了，趕緊再站起來唱。這會兒才發現，全場只有紹曾一人堅持住了正確的禮規，沒受到影



響。領完聖體，接著就是遷供聖體。今年神父不打算將聖體遷至樓上，只

移至聖堂一隅。當我唱起〈皇皇聖體〉時，神父已近聖體龕，我邊唱邊猶豫是不是該停，可是皇皇聖體這歌最重要的是最後兩段，不給它唱完又不對，想到這裡就決定把它唱完。可憐神父隻身一直跪到歌唱完，才起身離去。教友們在靜默中離開。

聖週五我們還是一樣七點趕到教堂。女兒熟練地為我們準備各項事宜，讓我和司琴能專心練唱。但我們還沒練完，新泰兄就來交代今天親吻十字聖架的注意事項。我們最後只能硬著頭皮，開始了主受難日的禮儀。心情有點忐忑，因為以前我們習慣去實地的親吻十字聖架，而這會兒因了疫情，卻要求教友們單膝下跪行敬禮，我懷疑這樣的改變，能感動多少的教友們？沒想到，我的懷疑，到我站在十字聖架前，得到了答案。



我雙膝跪下行了叩拜禮，心中唸叨的是：感謝天主，因祢救拔了我。原來過去的心疼，變成了今日的感恩。單膝跪不了，就雙膝跪，一切都表達的如此完美。我的心一下子又滿全了。由於，新泰兄的無預警介入，我們有了警惕，於是相約週六晚上八點半的彌撒，我們還是 7 點到教堂練唱，7：40 讓甘哥和 Ben 來和我們練天使彌撒曲。

果然，8 點開始陸續的有教友來到聖堂。一位老美教友上了讀經台，我就多嘴一問，她的回答讓我們又是一陣大亂。女兒以為是溝通不良，就上前跟她確認，結果真的是有問題。可是負責中，英文讀經員的人都不在。在時間緊迫下，我做出了決定，請她只唸讀經一，其他換人唸。因為答唱詠是沒法臨時換中英文的，只能換人讀經。感謝天主，讓我們有位三聲帶

的讀經員，可以臨時替上。當然，新泰兄又出現了。直到聽到堂外在催促教友們到教堂外面，準備守夜禮開始。我嚇得趕緊跑廁所，再回來換鞋，再衝出去加入營火陣營。看著在狂風中，神父點燃了復活蠟，在遊行中復活之光被傳遞給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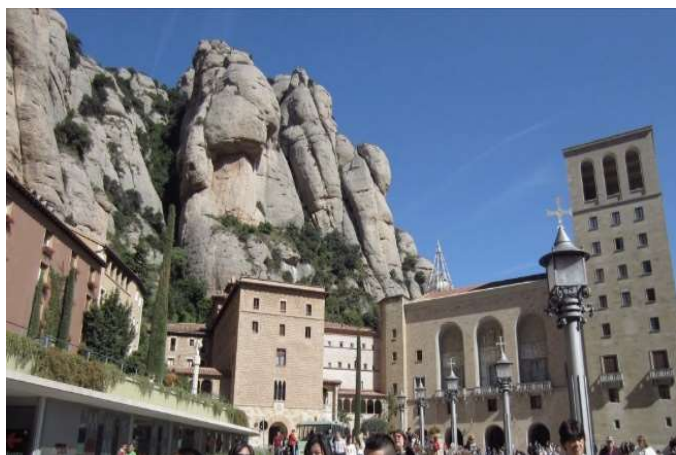
教友，在燭光中神父宣報主的復活。為了不讓這次彌撒再出狀況，我緊盯著禮儀本子，準備下一段禮儀。沒想神父在祝福水前示意要唱歌，可是本子上神父應先唸禱詞。巨大的復活蠟祝福了水，三名輔祭給了我三種不同的信號，實在太讓人疑惑了，只能自求多福，抓空檔進歌，沒想到神父竟也抓空檔撒聖水。接下來的重發領洗誓言後，就沒再撒聖水了。聖言的部分算是低空飛過，除了隆重福音前歡呼三階被我唱成兩階外，堪稱完善。聖祭禮就平常多了，沒太多的壓力。但我沒注意到的是，我的體力在透支。出堂曲時，我忘了使用放大的歌單，卻用了歌本，最後只能專注地看著歌本歌詞上的小字，而無法瞄到出堂的队伍。結果耶穌復活了，而我卻吐出我的最後一口氣。周圍的人緊張的告訴我：還沒出堂完！「我累死了，沒氣了」，說完我癱坐在椅子上。剩下所有收拾的事，都交由女兒打點了。

睽違多年的復活節，就這樣在大家的尋找記憶中度過。現在，我也僅能憑記憶把它記錄下來，希望來年，過去所有的過失都能避免，讓我們在服事主的路上，日益精進。在此，我也要特別地感謝我的女兒，她一路上像個忙碌的小天使，不但要在緊湊的時間裡，練好她負責的歌，還要幫忙打點所有的前置工作與彌撒後的收拾工作。接著，在星期天一早，她就開車回 Austin，接著又上飛機，出差到加州去也。而我們也在彌撒前趕到，教堂裡充滿了耶穌復活的喜氣，終於見到中英文彌撒教友的大團聚。大家久違了！

黑聖母和聖依納爵

沈媛宜

復活節後的一個禮拜三，結束了與主神遊的祈禱分享，我把當時的默觀和對話記錄下來。接著就想到當初聖依納爵如何在茫萊撒小鎮的山洞裏，祈禱，靈修及默



想，尋求獻身之道。他開始常常得到神視，於是他草擬出他所發展的「神操」。但是我竟然忽視了他去茫萊撒小鎮前，先去獻劍的地方：蒙塞拉特聖母（Our Lady of Montserrat）（也稱黑聖母）！這朝聖地點，我曾在 2013 年 10 月拜訪過。

當時是去巴塞隆納旅遊，第二天的行程便是去蒙塞拉特。下巴士後，走上一條長路，左邊看到遠處各個山頭。這裡的山都是如石柱的鋸齒狀（正因此得山名），右邊則是依山而建的房舍。走到了盡頭，終於見到了聖母大殿的廣場。拾階而上，廣場一邊，有聖喬治的雕像。（由 Josep Maria Subirachs 雕塑，他的另外出名的作品，便是聖家堂外苦難的壁雕）。另外一邊就是蒙塞拉特修院的拱廊和聖人雕像。走





過了廣場，進入到大殿的內院。正面是大殿的三個大門。大門之上是耶穌和十二門徒的雕像。左右則是有拱門的長廊。我們到右邊的長廊排隊，進入室內，正是聖堂大殿的右方。有長長的樓梯，一直通到大殿祭台正後上方，黑聖母和聖嬰的雕像的所在位置。在其中一段樓梯，兩旁牆壁上，有用馬賽克製作的十位聖女的像。非常喜悅找到聖賀樂娜（我的主保聖女）並和她合照。（之後陸續有朋友前來朝聖，也會將她拍照下來送給我，謝謝朋友們在旅遊當中還想到我。）當我來到聖母像前，看到小耶穌坐在她的膝上，碰觸著聖母手中唯一可以讓朝聖者碰觸的地球，虔心的獻上對他們

們的讚美和請求。

下樓來，從正門進入到聖母大殿內，兩旁都懸掛著美麗的油燈。室內的光線只在祭台上非常明亮，並且可以遠遠地望見祭台上方聖母和聖嬰的雕像。氣氛是這麼莊嚴溫馨，只希望能靜靜坐下祈禱不離去。

我想像著聖依納爵，他那受傷的腿才勉強復原，要踏上比我走了更辛苦，更遠的路程，終於來到聖母面前。想必在這麼神聖的氣氛下，長時間的祈禱後，下定決心，將自己的長劍和匕首，全交出獻給聖母和小耶穌。長劍和匕首，代表他的事業，夢想；



還有他家族的產業，地位。只為從此穿上基督的盔甲，事奉唯一的真天主，真君王！

我在想，那麼我的劍呢？不知道下次我何時會再去朝拜黑聖母？我會準備好獻上我的劍和匕首嗎？在這些日子裏，通過與主神遊的默觀，得到的喜悅和安慰，每每令我讚美與感謝。也算是我漸漸準備好自己的劍和匕首吧？

當我結束這段美好回憶，發現當天是 4 月 27 日！正是蒙塞拉特聖母的慶日！聖母媽媽，請為我們代禱！



聖心堂的老教友楊伯伯和楊媽媽

甘智岡

我和楊伯伯的的交往要比和他女兒楊漪婷和女婿魏天麟更早。記得那是九零年後期，耶穌聖心堂還在李察遜舊址，主日彌撒後的聚餐，就成了我們聊天交流的地方。我和楊伯伯結識為忘年交就是聊天的結果。楊伯伯為人風趣，中國文史又精通。據說他是小說《金瓶梅》的專家，大家就起鬨開他玩笑。我就從來沒聽過楊伯伯親口談《金瓶梅》，可見這部小說他是當作嚴謹的學問在看待。

楊伯伯的大名是楊德進，民國十八年（1929）生於山東鄆城，和《水滸傳》的宋江是老鄉。他是在山東濟寧讀初中時領的洗，成為天主教徒。楊媽媽張毓琇生於民國十九年。楊媽媽是在達拉斯領的洗。楊伯伯和楊媽媽育有一子一女，楊漪婷是老大，弟弟楊伯璿是老二。他們一共有孫子三人，孫女一人，感謝天主，楊伯伯和楊媽媽是真真好福氣。



楊伯伯楊媽媽在婚禮中和兒孫合影

在達拉斯的退休生活，楊媽媽開班教國畫。她在台灣就建中和台大教美術，桃李滿天下，我們教堂有許多人都是楊媽媽的學生。我們教堂中文彌撒中用的《天籟之音》歌本的封面就是楊媽媽的大作。楊伯伯是離不開他的文史研究；不單是看書，也經常出現在文友社，或作聽眾，也常作講員。台下如有楊伯伯這樣的聽眾，你就要小心點；我就有一次被楊伯伯抓到毛病。有一次我在文友社講「曹雪芹和紅樓夢」時，提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當時我要解釋：為何康熙和曹寅的關係那麼深厚時，我說：「曹寅的母親孫氏（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的奶媽」，楊伯伯馬上就起立糾正，「是保母不是奶媽」，奶媽是有特殊的要求譬如奶質要好，哺乳時間要對等等，保母只要符合皇上的包衣（註）的媳婦條件夠就可以當。可見楊伯伯對紅樓夢所下的工夫之深！

這次新冠疫情爆發前，楊伯伯本來準備要講《人間詞話》的作者王國維的生平，但疫情來了，只好延期。今年年初他因食道吞嚥困難而感染了肺炎，這次我拜訪楊伯伯時，他就拿出講稿讓我獨享了《人間詞話》的精彩之處。說到王國維用晏殊，柳永，和辛棄疾的三段詩詞來描述人生的三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是為第一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是第二境界。「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第三境界。

第一境界以西風颳得綠樹落葉凋謝，表示當前形勢相當惡劣，而他能爬上高樓，居高臨下高瞻遠矚，看到遠方看到天盡頭，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說明他能排除干擾，不為暫時的煙霧所迷惑。他能看到形勢發展的主要方向，這是能取得成功的基礎。這一境界是立志、是下決心，只有具備了這個條件才會有第二、第三境界。

第二境界是描述如何為此決心而努力奮鬥。人瘦了、憔悴了，但仍「終不悔」，就是說儘管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還要堅持奮鬥，繼續前進，為了理想，一切在所不惜。在這個世界上做什麼都沒有平坦大道，要敢於創新，也要善於等待，這是執著的追求，忘我的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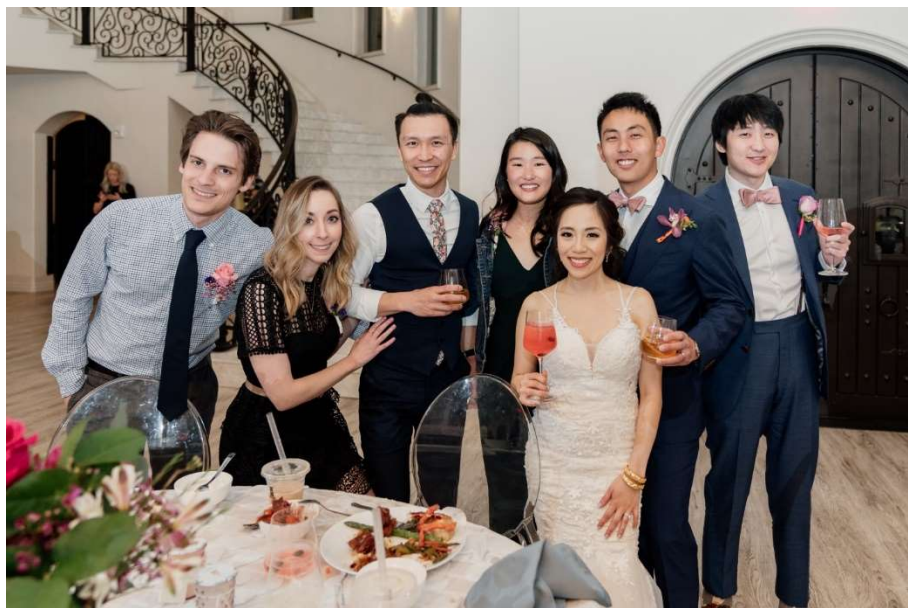
第三境界是指在經過多次周折，經過多年的磨練之後，就會逐漸成熟起來。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卻能明察秋毫，別人不理解的事物，他能豁然領悟貫通。這時，他在事業上就會有創造性的獨特貢獻。這是功到事成，

這是用血汗澆灌出來的鮮花，是用畢生精力鑄造的大廈殿堂。我想楊伯伯的一生也可以用這三個境界來描述。

抗戰勝利後國家迎來的不是和平，而是國共長達四年的內戰。山東情況危急，當時年僅十六歲的楊伯伯參加了山東煙台聯中等八個中學所組成的八千名流亡學生團，在煙台中學校長張敏之率領下，從山東到上海，經廣州再到台灣，但是遭到當時在台灣의 東南長官陳誠拒收，不得已只好轉到澎湖馬公。當時駐在澎湖的是 40 軍，軍長李振清答應成立「陸軍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但是 40 軍從大陸剿匪退到澎湖，兵員奇缺，於是開始打流亡學生的主意。尤其是 39 師師長韓鳳儀開始有私捕學生充軍的舉動，並對私捕學生施以嚴苛的軍訓。因為學生多不願意從軍而常有抵抗、衝突，於是在 1949 年 7 月 13 日早上，39 師師長韓鳳儀將大部分流亡學生集中於澎湖防衛司令部操場，並令凡身高超過槍桿的同學都需編入部隊。此時張敏之校長出面，意圖將不符合高度而與軍方協議之同學帶離返回學校，韓鳳儀遂放任士兵開槍，引發流血衝突。隨後，韓鳳儀又到台北取得陳誠的上方寶劍，以逮捕匪諜的名義，逮捕、拘禁了許多人，並加以秘密審判。被捕師生分別被押往大山嶼、漁翁島、桶盤嶼的民宅及廟裡，利用酷刑，套取口供，並有學生被裝入麻布袋丟入海中。從案發至 1949 年 11 月初止，受牽連的師生已達百餘名，為了羅織校長張敏之、鄒鑑的匪諜罪名，55 名學生被電刑、掌嘴、吊刑、鞭打或強行灌水等殘酷手段刑求逼供。最後校長張敏之、鄒鑑和五名學生劉永祥、譚茂基、明同樂、張世能、王光耀被以「匪諜」罪名押到台北馬場町槍決，其中張世能、明同樂、王光耀等人年僅十九歲。另有 2 名學生王子彝、尹廣居死於獄中。此外受牽連者共 109 名。

該事件導致李振清被撤查，39 師 115，116，和 117 團被解散。流亡學生中年齡小的去員林實驗中學，其餘年齡大一些的有進軍校，也有進軍法學校，或財務學校。楊伯伯在 1950 年進了警察專科學校，1953 年參加高考及格，1954 年和楊媽媽結婚。1955 年進入警官學校一期（名偵探李昌鈺是第五期的學生）。這是楊伯伯到達人生的第一境界，在相當惡劣的環境中「能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看到遠方、看到天盡頭，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說明他能排除干擾，不為暫時的煙霧和困難所迷惑。他能

看到形勢發展的主要方向，這是能取得成功的基礎。這一境界是立志、是下決心。



楊伯伯楊媽媽的孫輩婚宴

1957 年楊伯伯任職台灣省刑事警察局，1971 年任少年犯罪法庭法官，一直做到 1983 年退休。他沒有一輩子幹警察，而是升格當了法官，我想這是他人生的第二境界。雖勞苦但仍「終不悔」。

楊伯伯退休來美後，他並不寂寞，在青少年讀過的文史卷中，他又找到鑽研的對象，再整理發表，以文會友，這不正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嗎？

註：包衣人，簡稱包衣，或稱包衣佐領，管領下人，是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一個奴僕群體。



「媽媽，我愛妳！妳愛我嗎？」

「愛呀！我也愛妳！」媽媽平靜地答應道。

媽媽一定不會知道我有多愛她吧？從小渴望能聽到媽媽說「我愛妳」這句話。不，就算她不用說的，至少也希望感受到她的愛，即便一個溫暖的擁抱也好。我記得的媽媽總是張牙舞爪，不是言語訓斥辱罵，就是用爸爸的皮帶伺候，從不懂溫柔是甚麼，我不知為此傷過多少次心。這樣的模式在我的前半生中不斷重複上演。媽媽最後一次要打我，我不再讓她這麼做時，我已經 28 歲了，因為那時我手裡抱了一個娃，我也是一個母親了。

我曾不斷自我懷疑，對媽媽來說我存在的價值是甚麼？因為不管我再努力，似乎永遠都是她的包袱，她不過是為了給爸爸生個能傳宗接代的弟弟，才運氣不好多生了個女兒。我隨時都在感受她的無聲憤怒，在她身邊總是戰戰兢兢，空氣稀薄。

媽媽對金錢永遠焦慮，她的生命價值有很大一部分是賴金錢支撐，那是因為她真正感受過貧窮的悲哀和屈辱。她把這份不安和匱乏，完完全全發揮在女兒們的身上，因此我們早早就懂得要掙錢為媽媽分憂解勞。從小不是接毛衣刺繡代工，就是寒暑假上工廠做女工，一直到大學，我們姊妹才依各自的專長找到比較好的打工機會。大姊當家教，小妹當特別護士，我則接校刊美術編輯和書刊插畫的工作。

媽媽為了解決自己心中的不安，不斷以會養會，前後一共買了五棟房子。爸爸只是一個收入不豐的軍人，還有四個孩子。他經年不在家，把所有的薪餉都交給媽媽打理，自己則寫文章，在部隊裡養雞、養兔子賺外快。媽媽每日瘋狂地工作，臉上只有疲憊和冷漠。我們多希望自己多努力一些，可以換取她臉上的笑容。



我出生幾個月後，媽媽坐在窗前微光中的縫衣機前，當時租來的房子只有黃土地

媽媽要面子，希望得到別人的羨慕，事實上爸爸的同袍們也沒有一個不稱讚媽媽能幹了不起的。因此，我們全家沒有一起上過一次館子，一起看過一場電影，更不用說家庭旅遊了。媽媽的每一毛錢都是算好的，即便大熱天，連一杯路旁的冰水也捨不得買來喝。當年幼小的弟弟，不斷央求說口渴想喝水，即便是她最疼愛的么兒也不例外，必須隨她忍耐。這件事直到現在，弟弟提起依然很受傷。



10歲時正為外銷毛衣繡花的我。

在我上高中後，童年失學的媽媽終於放慢腳步開始圓夢，回到國民小學接受成人教育，一路念到國中畢業。她是班長，讀書也格外用功，特別是英文這一科，一大早就見她坐在書桌前，筆記

本寫得滿滿的，一有疑問就立刻找我們詳問，直到了解為止。這份讓人佩服的耐力，她持續了至少二十年以上。後來她十年間往返美國去大姊家，獨自搭飛機都能以英語暢行無阻，頗為自己感到自豪。她甚至有一個豪願，希望全家在美開個牛肉麵館，甚至每一個女兒和女婿的專長和相應的工作，都被她安排好了，儼然就是一個 CEO；爸爸曾說媽媽假使是個男人，如不從政就可惜了。媽媽就是那麼霸氣的女人。

後來媽媽迷上投資公司和股票。投資公司突然倒了，媽媽幾乎賠掉半壁江山，她痛苦失眠，房子貸款都沒還清，只能咬牙苦撐。玩股票則更是興致盎然，弟弟也一起加入戰局，活脫兩個想發財的賭徒。在爸爸過世後，媽媽更是無所忌憚。弟弟以玩股票為正業，媽媽不顧女兒們的勸告，仗著



27 歲時與媽媽的合影，那是她的「全盛時期」。

自以為是的聰明深陷泥淖中；房子最後一棟棟在女兒們不知情下出售，和弟弟互相指責誰輸得多，最後只能再拿唯一的住房抵押貸款做資本，家裡搞得烏煙瘴氣。現在兩人總算靠著爸爸軍人的終身俸還有一口飯吃，至今弟弟依舊沒有放棄他的春秋大夢。

媽媽是個基督徒，在幾場大病後，也沒有讓她軟化和屈服。她的祈禱內容很特別，她求神讓她的病體立即痊癒或讓她立即死去。即使癱在病床上，也還是對老遠跑來照顧她，忙前忙後的我態度傲嬌。提到必須請看護，她卻說：「何必請看護？還

不是和你一樣坐在那裏，閒閒沒事幹。」我常想，媽媽，愛妳真是不容易。

自從媽媽發現神並未如她所願地垂聽她的祈禱，讓她恢復健康如初，或讓她立即死去後，面對依然食之無味、無法行走自如的自己，頑強的媽媽，她氣餒了。在她決定讓弟弟如願將拿到她身後所有家產後，瞬間她一生的努力失去了著力點，竟完全癱在床上，不願下床，全然失去生活的動力。過去，她極愛整潔，總把自己打理得體面美麗，現在她卻完全放任，不顧

形象，只想躲在棉被中，實叫我驚訝。這回她知道，就像不能使時光倒流，屬於她能掌控的事幾乎一件不剩了。我不知她在想甚麼，無法和她聊任何話題，她看來甚麼都不願意想，又似乎決定默默接受上天所有的安排，不再抗拒。

最近一次回去看媽媽，請媽媽和我們一起祈禱，媽媽出聲說：「神呀！謝謝祢，謝謝祢讓我的兒女們都過得好，都平安；我的孫子們也都健康優秀。神呀！我感謝祢，祢是如此愛我，我也非常、非常的愛祢！…」媽媽的禱告流暢動人，似乎她經常都在與神對話。

在她整日臥床的時光中，她面部的線條默默地有了變化，越來越柔和、平靜；氣色很好，皮膚細緻光亮如嬰兒，身體沒有劣化的趨勢，只是她還是不願起床，生活態度也沒有更多進展。面對我們殷殷的關切，她彷彿覺得是在談別人，也一無所求，不要任何人為她多做任何事。

天主的愛和轉化大能，是如此的奧妙，不可思議。我終於可以告訴媽媽「我愛妳」，而她也可以回答說，她愛我。現在，我可以捧住媽媽的臉，親吻她的臉頰，就像我才是她的媽媽，而她，只是一個單純的孩子。



56歲時全家為媽媽80歲祝壽。

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安得樂

耶穌身懸在十字架上，在極端的痛苦中，祂向天父呼叫道：「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瑪 27:46）。

相信你我或許都曾經想過，或認為：耶穌是因為在十字架上，肉體遭受極大的痛楚，而向天父求救；但是為了完成救贖的工程，天父也只得忍痛，掩面不接受耶穌的呼求，讓聖子痛苦地為我們的罪犧牲在十字架上。這樣的解釋，也並不是不盡情理。畢竟耶穌是真人，當然會有軟弱的人性面。在面臨死亡且肉體極端痛苦時，向天父求救，應該是很正常的事。

然而自古以來，能視死如歸，甘心忍受任何的痛苦，為天父犧牲性命的人們（尤其是聖人們），多有所聞。例如聖老楞佐（St. Laurence），在烤架上臨終前還不忘提醒刑吏將他的身體翻轉，因為一面已經烤焦了。既然在世界上有人可以「茹苦如飴，視死如歸」，為什麼我們會認為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時，會如常人一般的哀號求救？然而，那若不是痛苦的求援，又是為什麼呢？

依據聖經的記載，耶穌在山園祈禱時，就祂的苦路與犧牲，曾經三次向天父迫切的祈禱，能否免除那逾越奧蹟的



最後之杯。但是必須要依據父的旨意而行事（瑪 26：39-44；谷 14：35-42；路 22：41-44）。當耶穌知道，為了救贖我們的罪，讓我們能重回父「愛」的懷抱，唯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犧牲，才能完成。祂便毅然地服從，承當那人世間的極苦，以使我們能藉由參與基督犧牲的逾越奧蹟（new Passover），順利地進入天國，回到父家。正是這種遵從天父贖世慈愛計劃的願望，激勵著耶穌的整個生活（天主教教理 607）。「父賜給我的杯，我豈能不喝嗎？」（若 18：11），便是耶穌至死服從天父旨意最好的印證。在被釘在十字架前，祂甚至於拒絕那為減輕痛苦所提供的酒（瑪 27：34；谷 15：23）。因此，耶穌在臨終前的呼叫，應該不是因為在十字架上極端的苦痛而呼求。

原來耶穌在十字架上，是以一段《聖詠》的詩句，道出天父的旨意。聖詠第二十二篇，達味的詩歌。在呼求上主的救援時，一開始是這樣寫的：「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你又為什麼遠離我的懇求，和我的哀號。」（詠 22：2）

雖然這篇《聖詠》，表面上是在描寫作者在痛苦困境中的求救；然而，它其實是在預言默西亞的苦難：「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腳，…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他們拈鬮。」（詠 22：17、19）你我都知悉，達味死前，並沒有遭遇到這些苦難的事件。那是人子默西亞的遭遇。因此，耶穌是以這篇聖詠，明白的向世人指出，祂就是默西亞。

這篇《聖詠》隨後向上主歌頌道：

—「...他沒有輕看或蔑視卑賤人的苦痛，也沒有向他掩起自己的面孔，他一呼號上主，上主即予俯聽。」（詠 22：25）。

這裡則是很清楚地指出，天父一聽到子的呼求，並沒有掩面不顧，而是立刻應允了祂的請求。以祂所遭受的苦難，犧牲奉獻，救贖赦免了我們的罪過。此後，天下萬民將因這聖子羔羊的祭獻而歸順上主，承認唯一的天主。這篇《聖詠》中，繼續這樣描述著：

—「大地將醒覺而歸順上主，天下萬民將在他前屈膝叩首；因為唯有上主得享王權，唯有他將萬民宰治掌管。」（詠 22：28-29）。很清楚地，這正是指要來臨的默西亞而說的。

《瑪竇福音》中記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最後這句話，是在教導我們，在痛苦、絕望中的祈禱方式。唯有在苦難中，仍然堅定的「服從」上主，信靠

祂，才能贏得父的俯允垂聽，而達成最後的勝利（天主教教理 2606）。希伯來書中，對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呼求，有很好的詮釋：

—「當他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他脫離死亡的天主，獻上了祈禱和懇求，就因他的虔敬而獲得了俯允。他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且在達到完成之後，為一切服從他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希 5：7-9）。

主，祢的智慧，祢的作為實在超越我們的想像。經上曾說：「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上主的斷語。就如天離地有多高，我的行徑離你們的行徑，我的思念離你們的思念也有多高。」（依 55：8-9）。主，請讓我們能常保有祢的恩寵，勇敢的跟隨祢，服從祢的旨意，不要偏離祢要我們走的行徑。阿們。



毛伯伯靈修手記

毛中甫

編按：

我們敬愛的毛伯伯，在失去結褵逾七十載的老伴後，每日以讀經、祈禱及書寫，汲取信仰及靈性的力量，療癒傷痛。這位近百高齡的長者，實乃我們基督徒生活與信德的典範。因此本期《葡萄藤》特選幾篇毛伯伯的靈修手記，以饗讀者。



习作

坚持习作每天不闲
表达心声抒一篇
补赎感恩减轻痛
知足常乐感谢老天。

2013.09.
2021.10.

米·冠·冠·出·票

每日圣言指引天路
学用新知不入迷途
振作起来依靠自我
多读圣书提高觉悟。



20

万民四末 (死判天狱)

人寿超百都要死亡。
在世好比走在路上。
A. 死不可怕不要悲伤。
回到老家真正欢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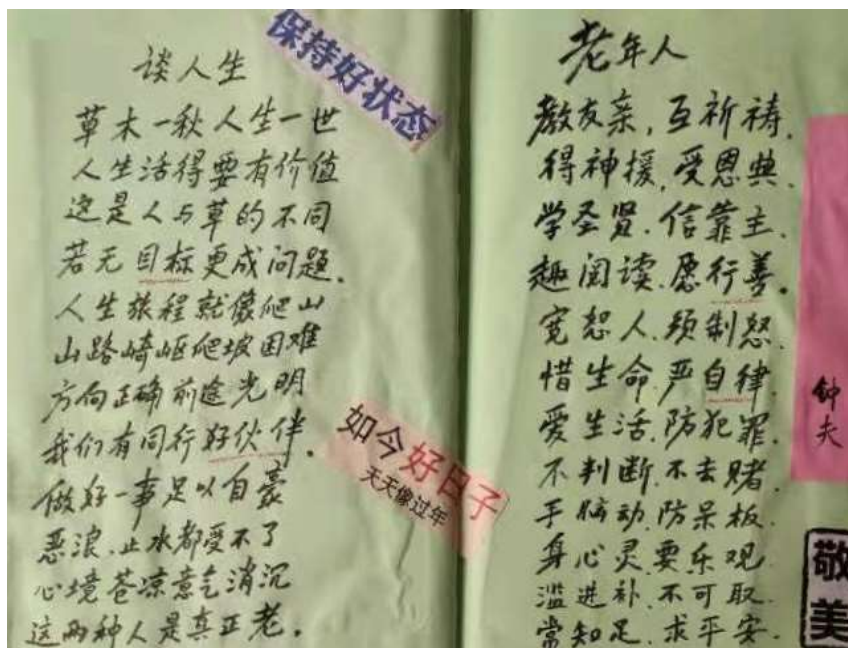
人死个人灵魂受审
世界末日全受公审
B. 功过大小接受赏罚。
善福恶苦都有原因。

天堂永远极乐之处
天乡真善美圣爱护
C. 在慈爱下享福无尽
圣洁无罪才能享福。

地狱极苦永悔之处
魔鬼恶人怨恨痛苦
D. 炼狱是最后的净化
苦作补赎补毕出狱。

2021.10.





來自鷹架上的永世之作

朱嘉玲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春假日，我們一行四人—我和司機新泰，導覽靜玲和專職解說念祖，相約去 Irving 參觀文藝復興時代著名的雕刻和繪畫藝術家米開蘭基羅在梵蒂岡西斯汀教堂



(圖一)



(圖二)



(圖三)

完成的天花板畫及壁畫展。這些展示的畫作雖為攝影的複製品，卻帶給人栩栩如生，動人心魄的感動。

米開蘭基羅共花了 4 年 5 個月的時間（1508-1512）完成這項濕壁畫鉅作。因為當時義大利流行濕壁畫的畫法，就是先在牆壁塗上濕泥並抹平，畫家將草圖描在濕泥上，趁泥還未乾，就得迅速準確的完成圖形及上色。米開蘭基羅用自己設計的約十八公尺高的鷹架，請了一些助手幫忙扛泥、抹牆，

他振日站在鷹架上，仰著脖子作畫，四年多的時光飛逝，當他完工正式從鷹架上下來的時候，眼睛已極度受損，形容枯槁得成了一個 37 歲壯年的憔悴老人！

在展覽場中，靜玲帶著我們左彎右拐的按數字循序找圖，念祖為我們詳細解說每一幅畫。比起三十年前在西斯汀教堂的現場參觀，這次我們對於那片琳瑯滿目的偉大天花板，終於有了第一次清晰完整的概念！（圖一）

在西斯汀教堂天花板畫的中央部分呈現了三個主題：天主創造宇宙、創造人類、以及諾厄經歷大洪水及其後的事跡。每個主題又各以三幅畫來表達。在第一個主題中，天主分開了土地和海洋；創造了太陽和星球，分別了光與暗。每幅畫都展現出天主創造宇宙、天地的磅礴氣勢與威力。（圖二、三）至於創造亞當的那幅名畫，天父以強有力的手指伸向稚嫩的亞當伸出的無力而猶豫的手指，經由似電流般的觸碰，傳遞了神聖的靈性與生命的元素（圖四）；而對天主創造厄娃的表達，則是天主站立於熟睡的亞當身旁，厄娃從亞當身後游離出來。隨之而來的是亞當與厄娃受蛇（魔鬼）誘惑，被逐出伊甸園。這張畫上的蛇，是以女性的形象來表達，在經歷魔誘時，亞當似渴望的攀著果樹的樹枝，暗示著他的犯罪背命並非完全出於被動。同一幅畫中，原祖被天使逐出樂園時，原本青春年少的面容都已變成滄桑老態且帶



（圖四）



（圖五）

著驚恐。(圖五)



(圖六)

第三組的畫，分別敘述諾厄時代的大洪水及方舟、小船和在危難時的人性百態，有拉人上船的，也有掙掙的棒打搶登者(圖六)。當雨過天晴，陸地再現時，從方舟下來的諾厄一家八口，合力建一座祭台來感謝天主的救恩。這是此組的第二幅畫。第三幅畫則是諾厄老年醉酒後裸體昏睡，兒子們的不同反應，表現出生命的沉淪衰敗狀態。

這九幅畫的週圍環以七位舊約中的以色列先知與聖經以外，外邦文化中傳說的五位女先知的畫；他/她們代表著猶太人和外邦人都蒙啟示，預言了默西亞的來到，也預像了基督的復活。其中猶太先知有：匝加利亞、岳厄爾、厄則克耳、耶肋米亞、約納、依撒意亞和達尼爾先知。我們對於那幾幅描繪外邦女先知的畫，未作探討。

至於在觀畫時，究竟如何從諸多人物中辨識出誰是所畫的那位先知呢？我們從各圖中看到先知都是光著腳的，只有耶肋米亞先知穿了一雙靴子。而那是一雙米開蘭基羅自己最喜歡的靴子。那是米開蘭基羅為了表達耶肋米亞被迫逃亡埃及的長途跋涉艱苦行程，就把自己最喜愛的一



(圖七)

雙靴子畫在耶肋米亞先知的腳上。此外，先知們的手中一般都握有卷軸或書本，以示傳達上主話語的任務；然而耶肋米亞先知的那幅畫，臉面愁苦，手中空無一物，卻以一隻手捂在嘴上，因為寫著上主訓令的卷軸已被猶大王燒毀了（耶 36:23）。（圖七）

米開蘭基羅的畫中人物，不分男女，一律都有魁梧的體魄和壯碩的肌肉，臉孔也多顯陽剛之氣，所以有時需要靠著頭巾才能知道哪位是女性，因此有傳說他的雕刻、畫作的模特兒都是男子。

天花板四個角落，將舊約中猶太人家喻戶曉的四件著名事蹟畫了出來，顯示出救恩史中天主如何藉著「一個人」化解選民存亡絕續的危機，並預像十字架救贖的恩寵。這四幅圖分別是達味擊殺巨人哥肋亞（撒下 17）、友弟德斬首亞述將領敖羅斐乃（友 13）、哈曼被處吊刑（艾 7）、梅瑟樹立銅蛇（戶 21:4-9；參見若 3:14-15）。其中放在盤上被斬首將軍的頭顱，其臉孔竟是米開蘭基羅的自畫像，顯示出，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內心信仰的反省與自謙。至於天花板畫的最外側，則是以《瑪竇福音》第一章記載的耶穌的祖譜畫像環繞，並以先祖生活的圖像間隔。先祖的圖像中，有男女老幼，也有喜怒哀樂，有猶太人也有外邦人，代表具有完全神性的耶穌，也具有完全的人性，因此祂能真切地感受到我們的感受，而祂的救恩普及於所有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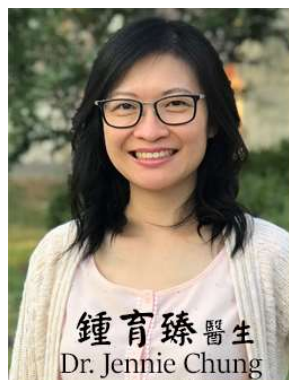
（圖八）

西斯汀教堂天花板中央的《創世紀》，與環繞四週的「新亞當」耶穌的「新創造」的主題，配合著教堂左右兩壁（不包括在本次展出中），由另

談書論畫

一位文藝復興時代著名的畫家，拉斐爾所畫的梅瑟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出谷紀》，以及耶穌帶領世人脫離罪惡的「新出谷」的畫像，敘述了完整的救恩史故事。走進西斯汀教堂的最深處，祭台正後方的整面高牆，就是這次展出順序的最後一幅畫——赫赫有名的「最後審判圖」（圖八）（註），這幅鉅作提醒所有觀看的人深思一過完此生，我往何處去？

註：王念祖弟兄對於「最後審判圖」有深刻的研究，曾於2019年在本堂（達拉斯耶穌聖心堂）以「從《默示錄》解讀米開蘭基羅的《最後審判》濕壁畫」為題，做過兩次講座，吸引來自教內外各方人士，甚至不辭往返七個小時的車程，興緻勃勃的參與者，都能收穫滿滿的踏上歸途。本文也經念祖弟兄多所增補，使讀者更易隨著他的導覽，親炙藝術與信仰的薰陶。



鍾育臻 醫生
Dr. Jennie Chung
(精通中英文)

快樂寶貝診所

214-326-0095

1400 N. Coit Rd, Suite 704, McKinney, 75071

位於 380/University 及 Coit 轉角處
鄰近 McKinney, Prosper, Frisco

具多年兒科經驗：
急慢性病、急診、醫院、
新生兒加護病房



info@HappyBunPeds.com

HAPPY
BUN
Pediatrics



Yang Song 宋楊
房地產買賣
(469)789-9969 (中英雙語)
homeswithyang@gmail.com



YANG
SONG

2021 INTERNATIONAL
PRESIDENT'S CIRCLE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1 *Wichita* OWNED COLDWELL BANKER IN THE U.S.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歡迎刊登

工商廣告及私人啟事（慶賀、弔唁、感謝...）

請洽：

楊治財（Linda）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同步刊登於《葡萄藤》、堂區臉書專頁及網站）



庫克顧問工程公司

Cook Consultants, Inc.

土木、建築、土地開發

12850 Spurling Dr. Suite 120, Dallas 75230

972-387-1920

Jenny_cse@sbcglobal.net

www.cookengrs.com



William Davis Realty

James Ling 林之銘 Realtor®

買賣房屋，出租管理

Cell: (817) 726-6700

JamesLingDFW@hotmail.com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Christie S. Lee D.D.S.

1729 Analog Dr.,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劉夢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699-1165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14th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

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

To: